

高校 不可思議 事件

GAO XIAO
BU KE SI YI
SHI
JIAN

单洪俊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高校 不可思議 事件

GAO XIAO
BU KE SI YI
SHI
JIAN

单洪俊
著

离奇无处不在，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怎样的阴谋呢？



YZL10890123145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校不可思议事件 / 单洪俊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113-1773-5

I. 高… II. 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4628号

高校不可思议事件

GAOXIAOBUKESIYISHIJIAN

著 者 / 单洪俊

责任编辑 / 文 锋

封面设计 / 雅格书装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1092 16开 印张 / 15.25 字数 / 248千

印 刷 / 深圳市永利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1773-5

定 价 / 26.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 64443056 传真：(010) 64439708

发行部：(010) 64443051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高校 不可思 事件

► 目录

- 001 / 引 子
- 007 / Chapter 01 女生宿舍
- 017 / Chapter 02 215自习室
- 029 / Chapter 03 邂逅亡灵
- 043 / Chapter 04 录像里的手
- 057 / Chapter 05 惊悚一夜
- 077 / Chapter 06 初见“骨灰”
- 095 / Chapter 07 陀螺山的传说
- 121 / Chapter 08 笑靥
- 133 / Chapter 09 最后的提醒
- 141 / Chapter 10 罗家的故事
- 153 / Chapter 11 棺材里的女尸
- 161 / Chapter 12 谁在活着
- 179 / Chapter 13 大追捕
- 191 / 短 篇 血手印事件



引子

在寝室的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还泛起淡淡的臭味，压力在她的体内更加沉重了。

说一件 3 年前的事情。

将近午夜 12 点。

徐畅一边洗衣服，一边想着自己今天早上在车库里面看到的那个帅气的男孩，男孩蹲在阴暗的车库中透过栅栏仰望着过往的人群。徐畅把自己的车停到男孩的旁边。然后瞥了一眼旁边的男孩。稚嫩而秀气的脸，眼神有些古朴，带点苍茫，只是他的着装略显寒酸。

突然，灯灭了。

徐畅抱怨着洗了一半衣服的时候寝室楼居然断了电，漆黑一片。还好今晚月色皎洁，可以借着月光来洗。忽然，她发现身旁多了一个人。也许是自己刚才想帅哥想得入神，自己的身旁又来了一个人也不知道。

在水房里面，女孩什么也没有拿，穿着黑白格子的衣服，徐畅想，也许只是洗脸。可是，她看到却不是这样的场面：女孩把水龙头拧开，而水并没有流出来。女孩用手使劲地搓洗着什么，但是仔细看去，女孩的手里什么也没有。徐畅知道，她一定是在梦游，这样的场面在高中的时候就见过，所以徐畅也没有大惊小怪。

夜晚，水房中开始充斥消毒水的味道，雾气弥漫，一阵淅沥的小雨零落下来打在窗上，窗台有一只接漏水的杯子，一阵寒风贴着身体划过，徐畅打了一个冷战。

徐畅将窗户关上，水房内回荡起了水滴撞进杯子的声音。徐畅看了看旁边的女孩，女孩圆睁着眼睛盯着镜子中的徐畅。那双眼睛，满布血丝，大得吓人，而且在黑暗中非常怪异，她的嘴角，好像还挂着微笑，两手悬空，表情僵硬。

徐畅感觉寒毛一根一根地倒立起来，慌忙地端起盆向寝室跑去。

田溪拿着新买的 DV 在寝室中拍摄嬉笑的同学。这时徐畅突然用头把门撞开，冯新说：“你的头好硬啊，想把门撞坏吗？”

徐畅根本没有理睬，慌张地冲了过来，蹦蹦跳跳的，头发在空中飘动，她朝着窗的方向奔了过去，接着，猛地一头栽到窗外。

全寝室的人吓呆了。

听有的人说，徐畅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一个方向，就算挪动尸体，眼睛也依然看着那里。那是车库的方向。

第二天，警察来调查这件事情，而众人都说是徐畅自己跳下去的，田溪还拿出自己的 DV 放映里面的影片来做证明。但是 DV 上放映出来的却让人毛骨悚然。

门被撞开后，徐畅进来，在录像中，她依然是蹦蹦跳跳的，但头发上隐约有什么东西，田溪将画面停止，众人细看，发现徐畅的表情根本不是快乐，而是极度地痛苦，痛苦得都已经扭曲。录像慢放着，这时看清了徐畅头上的东西，那不是发卡或者别的首饰，而是一只手。录像慢慢向手的主人转移过去，手臂上是一只雪白色的袖子。手向上使劲，而徐畅的身体向下拽。所以录像里面的徐畅好像是一蹦一跳。

录像到此为止，后面的部分一片雪花，而那个凶手的脸就被雪花点掩盖了，难道是人为的？这里除了寝室当时在场的人，只有警察相信这是一只人的手。众人的眼睛望向徐畅的床铺 614。

这件事情在当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寝室的所有人都搬了出去，每个人都知道，再住进这个寝室的人只能是 3 年后换届的学生……

这是 F 国申桠大学的一段传说，也许是传说，因为仅仅是笔者听到的一段骇人听闻的故事，可是下面这个事情却是很多人亲眼目睹的。

楼外的树干的影子拉得老长，寂静如坟。

曲亭熬夜写着堆成小山的作业，这么凄冷的天让曲亭的情绪变得焦躁不安，忍不住在心里咒骂老天爷。由于寝室已经熄了灯，所以曲亭只能拿着手电闷在被窝里面写。夜深了，窗外阴郁，寝室一点光线也没有，曲亭撩起头发，

高校不可思议事件

然后给收音机换了一个频道，把耳机插得更紧。从刚才到现在，作业根本没什么进展。曲亭抬起了头，发现秋天的小虫子多了，有如小指甲大小的虫子在物理书上爬。曲亭用手电将它打落到地上，然后将物理书翻了一页。明天就考试了，不如现在看电磁学吧。曲亭心里嘀咕着，然后把书翻了过去，被窝里面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不一会儿，被窝里干燥的空气让曲亭的思路越加混乱，于是她打开被子，深深地呼吸新鲜空气。曲亭看了看手机，已经是深夜2点了。

洗洗睡觉吧，曲亭想着。

可是这么晚也不知道水房的灯是否还亮着，曲亭怕吵醒熟睡的室友，小心翼翼地爬起来，悄悄把门打开。水房那边传来滴水的声音，与她的心跳节律切合。曲亭在走廊上放开了脚步，走廊回荡起拖鞋啪啪打地的声音，也许是她故意掩盖着滴水与心跳的节拍，用脚步声切割着两种不同的声音。

明天的考试应该没什么问题，既然今天已经把薄弱的电磁学看了，自己应该能拿个优秀。曲亭心里颇感自信。

本来十分干燥的空气在水房旁边也有了一些湿气。水房里面不断传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在极静的楼层里面配合着曲亭走路的旋律。

突然间，她感到一阵尿意，而且有一股莫名的压力涌上心头。她猛地回过头去，什么都没有发生，似乎还少了点什么。

滴水声消失了。

来到水房门前，曲亭犹豫了一下。

里面会有人吗？

曲亭将头探进里面粗略地望了望，觉得不像是有人。于是她走了进去，把水盆轻轻地放在了水池中。然后自己先去解决这阵急迫的尿意。

她心里面压力更加沉重，有些透不过气来，仿佛总是有谁在后面或是上面窥视着自己。

曲亭推开厕所的门，门没有动。她的心里乱作一团。

原来门锁挂上了。门锁为什么会挂上呢，明明自己进来的时候没有挂锁。

曲亭不敢多想，匆匆地推开门，洗了把脸，而后对着水池上的镜子看着自己的脸。

如果再这样熬夜，自己真的会变成黄脸婆的。

突然，后背有一阵的瘙痒难耐，可是用手怎么也够不到那。一阵寒冷的凉意将那阵瘙痒止住。曲亭猛然回首，没有人，是自己太紧张了。她拿起盆，走了回去。

走廊的那端也传来了脚步声。

也许是别人也在为明天的考试用功复习，曲亭没有看后面，而是径直向自己的寝室走去。后面的脚步声越加的急促，后来好像是小跑。曲亭慌忙把门打开，然后一个侧身钻进门的那端。心里异常的紧张，曲亭将耳朵贴在门上，脚步声已经消失了。

那个人也许也是着急，所以跑着去水房。曲亭不停安慰自己。在寝室的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道，还泛起淡淡的臭味，压力在她的体内更加沉重了。虽然有点害怕，但也不能吵醒别人，曲亭把水盆静静地放在自己的床边，然后慢慢地钻进被窝里，想就此沉沉地睡去。

而此刻的她却怎么也睡不着，脑中反复都是刚才的脚步声，欲罢不能，最后脚步声越来越大，她觉得脑子快要爆炸。

“噔噔噔……”

脚步声被敲门声打消了。这么晚了，难道是有人口渴要水来了？曲亭小心地问道：“谁啊？”

声音就如蚊子在耳边嗡鸣。没有回答，她穿上拖鞋，轻轻把锁解开，后面吹来一阵寒风，不知道谁把窗户打开了，曲亭顾不得来的人是谁，先去关上窗户，却听到后面仿佛是磨牙的声音，“喀啦喀啦”地响着。

曲亭应声回头……

148

Chapter 01 女生宿舍

她死了，她们说她死时的样子惊
恐得让人不敢再看一眼。

秋的雾气很浓，放眼望去可见度也不过是3米多远，连地上的枯叶也如色调暗淡的幻灯片，模糊得很。荆藤缠绕着古朴的阁楼建筑，走到底部隐约看到一条人龙，门旁用鲜红的大字标注着“水房”。倘若不四处张望，雾就是挡在眼前的一块白布，两旁走走过过的人只能听到脚步声。

走到车库的时候，任何人都会留意。其中有两样东西最让人好奇，一是车库内还有一个小的库房，库房的门上写着“禁止入内”4个大字。另外一样是看守车库的老头，老头的脾气十分古怪而且平时十分邋遢，一周总会有三五日酩酊大醉。一次一个学生误入小库房，居然被老头痛打一顿。更为奇怪的是学校没有追究老头的责任，反而将学生开除了。老头叫什么没有人知道，以前还叫他师傅，不过因为那件事情以后，大家都叫他老头，仿佛他生下来就叫老头一般。车库的窗户上满是雾气，只能看见一个身影在窗的那面摇晃。

车库的后面是一条羊肠小道，放学以后，小道上挤满了人。这是通往寝室的捷径，现在也只能看到歪斜的杂草和潮湿的泥土。因为这条路偏僻，所以上晚几乎看不到人，小径的尽头是几排旧楼，因为年久失修而且荒乱不堪，现在已经荒废了一栋楼，那栋楼因为雾气很重，平时很醒目的数字“9”，现在只能看到一个圆。在楼下望去，9号楼十分阴沉，窗户是老式格子。由于同学们总是去那里打闹，把里面的玻璃都砸碎了，后来学校封了楼，就再也没有人去了。现在只有破旧的窗框在风中摇曳。楼的排列呈锥角，9号楼在最边缘。它的后面是一条荒废的铁路，但已经很久没有火车在那儿通过了。铁路和9号楼中间的那块空地原来是臭气熏天的垃圾堆，现在被打更的老头种上了菜。

鸟瞰整座学校，教学楼和图书馆还有体育馆呈直线。

图书馆外面虽然是一层比较新的菊花色的墙壁，可里面却很是古老，布局错乱，刚进来有种扑朔迷离的错觉，不过久久在这儿的人习惯了以后就会觉得这个环境很容易让人安静下来看书。

虽然雾气很浓，云烟却无法入侵室内。每本书的位置对于经常来图书馆的人不过是如数家珍。在五楼西面靠窗的一个角落里，一个身穿灰色上衣的男孩正在捧读一本《电磁概论》。这本书是霍罗写的，虽然仅仅是概论，但里面的专业知识能真正读懂的没有多少人。男孩面貌黑瘦，在阅读的时候手指按一个韵律不停地敲着桌子。旁边的女孩看了他一眼，男孩会意，停止了惯性的动作。

过了约莫两个小时，男孩换了一本叫做《细胞的进化》的书，作者是鲍比，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家。男孩马上陷入沉思中，手指头又不自觉地敲打起桌子。这时，旁边的女孩再也忍不住了，走到男孩的旁边拍了拍他的肩膀。

男孩看了女孩一眼，女孩长得面容枯黄消瘦，让人觉得她病入膏肓。男孩抱歉地笑了笑。然后又沉浸在书里面，过了不久，手指头又不自觉地敲打起桌子。女孩生气地将书丢到一旁，然后狠狠地瞪了一眼男孩，走了。

男孩觉得自己不应该在图书馆再待下去，然后走到借书区的物理书柜上随意借了3本书，将这些书注册了之后装进自己的书包里，而后出了图书馆。

他看了看表，时间还早，这段时间去网吧玩一会儿吧。

雾依然很大，男孩走着走着，忽然有个人在背后拍了他一下。

“喂，杨翼，又去图书馆了呀？最近发现你对电磁学很感兴趣啊。”后面那个中年男人说道。

“是啊，古老师。”

“你对电磁学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杨翼想了想，道：“最近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看到电磁A波有时候可以激发人的潜能，而且生物方面观察到前列腺细胞的分化裂变。这种裂变刺激人大脑的中枢神经，然后使细胞活化。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类就可能延长生命。”杨翼说着简单，却把物理学古教授听得糊涂非常。古教授笑了笑，说道：“不错，你很有前途。”然后迈着大步消失在大雾中。

杨翼的QQ里面全都是在科学论坛上结识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叫“骨灰”

高校不可思议事件

的人是昨天在论坛里面认识的，与杨翼聊得非常投机，因为不管杨翼提出什么问题，“骨灰”无不解答。杨翼十分佩服知识渊博的“骨灰”，因为有时候“骨灰”讨论的问题连教授也回答不上来。

“你来了啊。”一上QQ，“骨灰”就发来了消息。

“我看了你说的那两本书，可是按照书上说的话，细胞的分裂不稳定，很容易坏死，甚至可能导致癌变。”

“他们研究的成果已经出来了，通过用B波来反向刺激神经才能终止癌变的产生。”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么癌症不就可以治愈了吗。美国人真厉害。”杨翼有些兴奋地说道。

“不，这种所谓的癌仅仅是由于电磁刺激的不稳定因子，你回去看看有关癌的书吧。”

“骨灰”的头像变成了灰色，杨翼叹了一口气，为什么每次说到关键时刻他总是说下就下呢？杨翼打开网页，查找了关于癌的字眼，可惜网上的资料并不是很多。

杨翼出了网吧，又回到了校园，看时间，已经下午了，雾依然在四周弥漫，不过已经很稀薄。他穿过羊肠小道走回宿舍楼，刚巧看到了打更的大爷正在看护种在楼下的菜园，杨翼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回到寝室，杨翼懒散地躺在床上打开书包，把自己今天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拿出来，粗略地看了看书名。《电与磁转换原理》、《电磁离子离散》、《细胞分化论》。杨翼突然愣了一下，自己明明没有去生物区，怎么借来了一本《细胞分化论》？难道是自己看花了眼？

杨翼打开书，用眼睛扫了一下书目，竟然发现了一节书目名为——癌细胞。杨翼马上翻过去，然后凝住眉头看了起来。

看完这一章节的内容，杨翼有些明白“骨灰”的意思，癌细胞上DNA所造成的细胞分裂缺陷，而A波刺激所产生的新细胞可以用B波来终止。

杨翼若有所思地躺在床上。过了一会儿，他觉得有些困意，就在床上打起了盹，醒来的时候寝室里还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杨翼翻了个身，书包掉落在地上，从书包里面掉出了一个灰黄的本子。

他好奇地拿起这个本子，是一个牛皮封皮的日记本，日记本里面的纸已经发黄，看来有些年代了。他翻开掉落的日记本，发现里面记载的并非全是日记，更像是一份手札。由于本子太旧，里面的字迹已经淡化，可是里面记载的东西却令杨翼兴奋非常，那是一个生物学理论，是关于细胞复活的。杨翼拿起笔记，可是读到第三页的时候他又觉得眼皮有些沉，于是索性放下一切舒服地睡了起来。

雾气散去，时近黄昏，天空泛起紫蓝的霞。杨翼起了床，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到了秋天，天黑得愈加的早，杨翼提起两只暖壶向车库方向的水房走去。排着队，他不禁心里暗骂，如果早来一会儿就好了。杨翼嘟囔着人多的时候目光却落在不远的地方，一个穿着白色吊带裙的女孩站在“水房”两个大红字的下面。这么冷的天，女孩既没有暖壶也没来排队，大概是等着在里面打水的某个人。看到女孩穿得如此单薄，杨翼身上也泛起了一阵寒意。

在众人的眼里，女孩如此的穿着很容易吸引别的男同胞的目光，可是，每个在打水的人都焦急地看着前面长长的队伍，根本没有人看到那个女孩。杨翼觉得这就是自己喜欢的类型，接着，他仔细打量了一下女孩，飘逸的秀发掩盖了半边的脸，另外一面由于光不足，所以看不清。随着人龙的缩短，杨翼看得更加仔细，女孩美好的身材让他的脸微微泛红。杨翼本能地转过头去，却又觉得如果现在不看的话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再转过去的时候女孩已经不见了。

杨翼向后望去，也没有那个女孩的身影。

回到了寝室，林雨和唐奇已经洗漱了，还有3个人没有回来。

杨翼躺在床上想起了刚才在水房遇到的那个女孩，心里不免有些痒痒的。不过这样的事情转瞬就忘却了，杨翼拿起借来的几本书看了起来。

林雨坐到杨翼的床上，对他说：“哥们，最近你怎么了？咋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不会是有啥困难吧？”

唐奇也打趣地说道：“难道是生理上的疾病？”

杨翼笑了笑，翻过身接着看，众人知道杨翼沉默的性格，所以也各去忙自己的事情了。寝室的窗户面向火车铁轨，但这条轨道已经荒废，荒废的原因没有人知道。杨翼只知道自己从来的时候开始就没有听到过火车的声音。

夜晚，风凉凉的，每个人都裹了好几层棉被。只有林雨抗寒，仅仅盖了一

层单薄的被单。

第二天，天空刚泛鱼肚白，杨翼就已经在教室看起了那本《细胞分化论》，这本书的作者叫许人杰，杨翼在脑中怎么也想不出有这么个生物学家，可是这本书内容全面，另辟蹊径，读起来与众不同。大概是作者结合了当今其他的权威书籍写的。杨翼看了看出版日期，不由得大吃一惊。这本书写于1967年。

不可能，当时绝对不可能有这些先进的理论，但书的后面又用小字标注着，修改于2005年。杨翼看着，突然觉得作者很了不起，能写出这样一本书，而且历经几十年不放弃，经过了十几次的修订。写这本书的一定是个天才。

走廊上传来了沸沸扬扬的吵闹声，平时早上不可能会有这么嘈杂的声音，等走廊里的人进了教室以后，声音依然没有平静。杨翼皱起眉头，听着周边的讨论。

紫薇道：“她死的时候太恐怖了。”

“是啊，怎么会死呢？”

“不知道，我们都在寝室床上睡觉，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就发现曲亭躺在地上，马玲玲最先起来的，她翻开曲亭的身体时，曲亭已经死了，可把马玲玲吓坏了。”

“对啊，曲亭死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刘立追问道。

“我没敢看，总之看到马玲玲的脸色，任谁也不敢再多看一眼曲亭。马玲玲吓得脸好像是白纸一样。”田溪道。

“现在曲亭人呢？”

“已经被抬走了。”

杨翼听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曲亭与徐彬昨天还和自己一起吃饭。

刘佳回过身又说道：“对了，最吓人的是在曲亭身上发现了一撮雪白的头发。”

过了一节课的时间，林雨和唐奇来了，而同寝室的徐彬还没有来，林雨悄悄地绕到杨翼的身后，然后故作神秘地对杨翼说：“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吗？”

“打听曲亭的事情去了。”

“呵呵，还是你了解我，那你知道曲亭是怎么死的吗？”

“好像是被吓死的。”杨翼满不关心地说道。

“你这人冷血啊，居然连同学死了都不关心！”

杨翼转过头瞟了林雨一眼，“如果说我冷血，那么你就是畜生，同学死了你居然还当个新闻到处炫耀。”

一旁的徐彬阴沉着脸。因为曲亭正是徐彬的女朋友。

突然，一个身材高大穿着警察制服的男人推开门走进教室，一只手重重落在杨翼的肩膀上。

“是你！”

“真是巧，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身后这个男人是杨翼的前姐夫方龙，是专门负责这个案子的刑警队长。

“怎么，是你跟这个案子的？怎么样了？”

“是啊，比较棘手，现场除了寝室的人的指纹和脚印外，没有其他遗留下来的犯罪证据。”

方龙和杨翼聊了几句后开始询问别的同学，杨翼也翻开了那本书。

徐彬是曲亭的男朋友，杨翼看得出徐彬因为曲亭的死内心非常痛苦。

最近早上雾气很浓，徐彬走向自己的座位时脚步有些踉跄，马玲玲来的时候脸色十分憔悴，显然被那件事情吓坏了。

窗外尽是苍翠的杨树，还有就是那些渲染碧天的枫叶。一阵强风吹过，天空像是被血染一样的红。风摇曳窗帘，用它的手抚摸着杨翼的脸庞。杨翼静静想着曲亭的死并联想到了昨天“骨灰”说的话。如果一个人已经完全死了之后，再用 A 波刺激他的细胞分裂，那么这个人会怎么样？

杨翼知道，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但好奇心却不住地涌上心头。真想去实验一下。

他看到窗外一个女孩穿着白色吊带裙在自己的面前匆匆跑过，乌黑的秀发在空中飞舞，留下的是如花蜜般的余香。女孩赤着脚，跑得匆忙，而寒风中，那一身雪白连衣裙如一波涟漪一般在秋色中荡漾。她头上戴着一个紫色的发卡，眉目清秀，像碧潭中的水，如清澈夜空中的月亮，举手投足带着十分的妩媚。杨翼怦然心动，女孩的倩影时时在杨翼的思潮中倒带。

“是不是跟 3 年前的事有关？”